



世界经典名著

施笃姆短篇小说选

(中)

〔德〕施笃姆 著

黄新平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苹果熟了的时候	1
普赛奇	6
双影人	42
一位默不作声的音乐家	106

苹果熟了的时候

夜半。月亮刚刚从板栅后列队站着的一排高高的菩提树后升起来，透过果树的梢头，照在对面一所小楼的后墙上，照在下边一块用矮篱同园子隔开的小小的石砌院坝上；楼里低矮的小窗后的白色帘子，给月光一照显得越发明晃晃的。这当儿，仿佛有一只小手探进窗帘中间，轻轻地把帘子分开了。接着，窗前突然出现一个少女的身影。她头上包着一块白头巾，正举起一只小小的女式手表对着月光，像是在仔细观察着表上的指针的移动。这时远处的钟楼正好敲十一点三刻。

楼下，花园灌木丛之间的小径和草坪上，晦暝幽暗，万籁俱寂；只有蹲在李子树上的一只黄鼠狼，在嘁嘁喳喳地吃它的晚餐，用尖爪搔得树皮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可蓦地，它警觉地扬起了腮帮：园外的板栅上，哧的一声响，一个大脑袋便探了出来。黄鼠狼一下跳到地上，在房屋间不见了；从园外却慢慢翻进来一个矮笃笃的小男孩。

李子树对面，离板栅不远，立着一棵不十分高的苹果树；眼下果子正好熟了，满满地挂在枝头，枝丫差点儿没给压折。小家伙想必很了解这树，只见他一边踮起脚尖绕着它转圈，一边笑咪咪地冲它点脑袋。然后，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竖起耳朵听了听周围，便从身上解下一只大口袋来，拿着口袋小心翼翼地开始爬树。不多时，他已蹲在树杈间，苹果也就一个接着一个，以快而均匀的节奏，



跑进了他的口袋。

可冷不丁儿地，一只苹果不留神掉到地上，一滚滚进几步开外的一丛小树下；而在树下一个非常非常幽蔽的角落，却立着一张小石桌和一条长石凳。在这石凳上，小家伙可万万没想到，此刻竟胳膊肘支着桌面，纹丝不动地坐着个年轻人。苹果碰到他的脚，吓得他一跃而起；他定了定神，才蹑手蹑脚地钻出树丛，走上小径。抬头望去，他发现月光里一根果实累累的树枝先轻轻颤动一下，紧接着便摇晃起来，越摇越厉害，越晃越厉害，随之又见一只手伸进月光中，摘下一个苹果后又缩回深黑的叶丛里。

站在下边的年轻人悄悄溜到树底，终于看清了那个像一条黑色大土蚕似的攀附在树干上的小偷。年轻人尽管留着两撇小胡子，穿了件饰有波浪形凹边的狩猎外套，却很难说是否猎人；只不过，此刻他必定是心血来潮，突然生出了打猎的兴致。只见他屏住呼吸，手伸进树枝，轻轻地，但却牢牢地，一把捏住了那只悬在树干边的无力反抗的脚脖子，好像他在园中等了半夜，仅仅就为逮住苹果树上这个小偷似的。脚脖子哆嗦一下，上边摘苹果的活儿停止了，可谁也没开一声腔。小家伙的脚拼命往上缩，年轻猎手牢牢抓住不放；这么相持了好一会儿工夫，小男孩终于讨起饶来。

“好先生！”

“小鬼头！”

“可谁叫它们整个夏天都冲篱笆外瞅呢！”

“等着吧，等我来惩治惩治你！”年轻人说着便往上一伸手，抓住了小家伙的裤脚。“怎么这样粗啊！”他说。



“还是曼彻斯特呢哩，好先生！”

猎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设法用空着的手打开了它。当小男孩听见小刀啪的一声弹开来时、便做出要往下爬的架势。可年轻人印制止他。“别动！”他厉声道，“你这么是着对我正好！”

小家伙像是完全抓了瞎。“我的上帝啊！”他说。“这裤子可是我师父他的呀！难道您就没根棍子什么的吗，亲爱的先生：您可以单独和我算账嘛！这样会更有意思一些，简直称得上一种运动；我师父就常讲，这跟骑着马遛弯儿似的对身体有好处！”

然而猎手还是割了一刀。当小男孩感到凉飕飕的小刀贴着他的肉一下滑过去以后，装得鼓鼓的口袋便从手中掉到了地上；年轻人则把割下来的布片揣进自己的背心口袋里。“嗨，这下你好下来啦！”他说。

谁料却没有回音。一秒钟又一秒钟他过去了，小家伙仍然不下树。原来，正当下边在割他裤子的时候，他在上边突然发现，对面房子里有一扇小窗慢慢开了，从窗里伸出一只小小的脚来小家伙清清楚楚看见那脚上的白袜子在月光下闪亮，跟着便在院子中出现一个少女的身姿。她用手把着敞开的窗扇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矮篱门边，向幽暗的园中探过来半个身子。

为了看清这一切，小家伙伸长了脖子。看着看着，他脑瓜地里像是有了主意；只见他嘴巴一直咧开到了耳根，叉开双腿稳稳站在两棵树对着的枝丫上，一只手捏拢割破了裤子。

“喂，快点呀！”年轻人催他。



“很快，”小家伙回答。

“可是，”小家伙一边应着，一边啃了一口苹果，连树下的猎手也听见他牙床相磨的声音。“可是，我偏偏是个鞋匠呀！”

“你要不是鞋匠又怎么样？”

“我要是个裁缝就好了，那我便可以自己把裤子上的洞补好。”他说罢，又大嚼起他的苹果来。

年轻人在自己口袋中摸索铜毫子，但摸到的只是一枚两塔勒的大银元。他本已打算抽出手来，这时却清清楚楚听见下边花园的篱笆门吱嘎响了一声。远处教堂的钟正好敲十二点。年轻人猛然一惊。“傻瓜！”他嘀咕着，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随后又把手伸进口袋，同时和气地说：

“看样子你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吧？”

“这您知道，”小家伙回答，“没啥不是辛辛苦苦挣来的啊。”

“接住，请人替你补裤子一下！”年轻人说着便把银元扔上去。小家伙伸手接住，凑着月光翻来覆去检查一通，然后狡黠地笑着把它揣进了口袋里。

在长着苹果树的土坛旁是条长长的小径，小径上响起了细碎的脚步声和衣裙扫过沙地的悉索声。猎人咬紧嘴唇，下定决心用暴力把小鬼头拽下来；但那一位却谨慎小心地早把脚缩上去了，一只接着一只；年轻人白费脑筋。

“听见了吗？”他气急败坏地说，“你可以走啦！”

“当然，”小家伙回答，“只要拿到了口袋！”

“口袋？”

“它刚才从我手里滑下去喽。”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喏，好先生，您刚巧站在下边嘛！”

年轻人弯下腰去拾袋子，提了一下重又放回地上。

“您只管猛劲儿往上扔呀，”小家伙说，“我准能接住的！”

猎人绝望地瞅了树上一眼，只见那矮墩墩的黑色身躯叉开腿站在树枝上，毫不动弹。前面的细碎的步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急，他便赶紧跑到小径上去。

还没等他看清楚，姑娘已经扑到他脖子上。

“亨利希！”

“上帝保佑，别响！”他捂住她的嘴，用手指指树上。她怔怔地盯着他，可他根本顾不上，只用双手推着她进了小树林。

“小鬼头，该死的！当心下次别碰在我手里！”说着，他一把拎起地上那沉甸甸的口袋，哼哧哼哧地举到头顶上。

“是的，是的！”小家伙说，同时从年轻人手中接过袋子，“怪不得这么沉，都红透了嘛！”接着，他从衣袋中拽出一根短带子，用牙齿咬住袋口，腾出手来将带子打成活扣，紧紧扎在袋口上，然后再把口袋往肩上一搭，搭好后又仔仔细细作了一番调整，把胸前和背后的负担分配得不多不少，刚刚合适。等这件事也令他满意地完成了，他才抓住头顶上一根横住的树枝，用两手抱着使劲儿摇起来。

“有贼啊！贼偷苹果啦！”小家伙拉开嗓门喊着，熟透了的苹果顿时噼里啪啦掉了一地。



他脚下的小树林中传出一阵噉噉噉的响动，一个女孩子尖叫一声，花园的篱笆门随之咣的一响；当小家伙再一次伸长脖子往外张望时，只看见小窗户正好关上，白裤子又消失在窗里。

转瞬间，小家伙已分开两腿骑在花园尽头的板栅上，眼睛巡视着大路，看见他那位新相识拉开双腿，逃进了园外的月亮地里。与此同时，他把手插进衣袋，捻弄着他那枚银币，吃吃地暗笑起来，直笑得他背上的苹果都跳起了舞。末了，等主人全家都拎着棍子提着灯在花园中奔来跑去时，他才悄悄溜下板栅，大摇大摆地横过大路，走进旁边一座园子，那儿便是他的家。

普赛奇

八月里的一天上午，阳光灿烂；可是气候却异常恶劣，西北风猛刮着，白沫翻涌的巨浪让狂风和怒潮驱赶着，冲进一直通到城市跟前的两道大堤中间的宽宽的海峡里。岸边上，相隔着一定的距离，挂着两只供游泳者小憩的木板搭成的筏子，这时筏子更是颠簸跳荡不已；城里的人们多半已在谈论即将到来的风暴，在海滨似乎意见也完全一致；须知那平常是如此热闹的浴场，今天已完全没有游客。只是在离城最远的那只木筏旁边，在一幢匍匐在凸岸上的小棚屋跟前，立着管理浴场的老妇人那瘦骨嶙峋的身躯；她头上戴的大软缎帽已经退了色，长长的带子在海风中猎猎飘动；她两只手紧紧地拽着身上的罗纱裙子。她无事可



做；妇女和儿童们用的游泳帽和浴巾都安安静静地躺在棚屋内的格子里。

“我回家去吧，”她自言自语说，“这样的鬼天气谁都不会来了。”

她一把抓住飘到了眼睛上的帽带，顺着大堤朝城市的方向望去。一群拴在岸上的绵羊，被绳子尽力拽住，紧紧挤在一起，背冲着狂风；除此一无所见。可是不然！在对面的堤上，走来了两个男子，此时正顺着大堤的外侧，下到根据游客们的组成情况而不得不留给男人们使用的另一只木筏边去；他们把随身带来的亚麻布浴巾举在脑袋上，让它们随风翻飞；他们年轻的嗓音，他们爽朗的笑声，都传不到老妇人跟前来；风从他们嘴边一下子就夺走了欢声笑语，向着城市的方向吹去。

“本来满可以呆在家里啊，”老妇人瞅见他俩消失在木筏子的一道门里，又嘟嘟囔囔地说，“可跟我不相干；我这就回家去！”

她从腰里掏出一只假金壳的大怀表来，用手指指着表盘上的数目字。“这样坏的天气只有一个人可能来，不过她来的时间已经过了；马上就会持续涨潮半个小时，而这个人，她总是连第一次退潮也等不及的。”

老妇人已经抓住冲北开向大堤的棚屋门准备关上，这时她最后朝城市的方向瞅了一眼，不禁立刻用双手捧住了脑袋。

“我的圣母玛利亚啊，”她叫起来，“简直叫人不敢相信！那儿来了一个女的，那就是她来啦！”

从通向城市的堤坝上走来的果然是个女人，不，是位



姑娘，是的，简直还是个含苞待放的少女；冒着狂风和寒冷，她迅速地走近了。扁平的草帽早已从她头上刮落，她抓住带子将它提在手中；闪着金光的发誓让风吹散了，飘散在带着青春气息的脖子后面；她越走越快，黑色的眸子注视着远处。当她看见仍然站在棚屋前的老管理员瘦削的身影时，便飞快地冲下堤坡，越过滩头，奔到了她的面前。

“卡蒂，”她叫着，“卡蒂，我直到现在才能来；我已经担心你回家去了啊！”

“是的，是的，”老妇人喃喃道，“只可惜我太傻了点儿！”

“你，卡蒂！别抱怨！”姑娘一边举起食指来威胁老妇人，一边温柔地望着她的眼睛。

“可是不成啊，小姐！”老妇人替姑娘把覆在前额上的金发抹到脑后，又说。“这才叫好哩，卡蒂！今儿个此地既没有小娃娃，也没有老奶奶；今儿个我是这片浴场的唯一的女王，只有我以及我头顶上飞翔的鸟儿！瞧那只银色的海鸥多么美呀！乌拉，卡蒂，真叫痛快！”

“是的，是的，小姐，连鸟儿们今天都飞到陆地上去了。”

“或者干脆讲，它们是让风给赶至]那儿去了！可我，卡蒂，却不吃这一套！”

老婆婆满脸惊恐地瞪着她。“不过，孩子，你只瞧瞧，那筏子像个摇木马似的额上簸下；加之过去的路已经淹在水下一脚深了哩！”

年轻的姑娘踮起脚尖，朝岸边望了望。“当然啦，”她快活地点头说，“我必须在你的棚子里脱下鞋袜。”



她俩进去的那半间棚屋，此刻看起来倒是挺舒适的。自然里边的墙壁也只是光木板；但正对着门摆了一张铺着彩色软垫的小卧榻，榻旁紧靠那些存放游泳救生器械的格子箱，立着一个木架，架上有棕色的咖啡壶、筒子、罐子和咖啡杯；中午的阳光透过朝向城市的小窗射进来，整个房间都显得温暖、明亮。

“ 嗯，”姑娘笑嘻嘻地冲着木架点了点脑袋说，“枢密顾问夫人、参事夫人和男爵夫人，她们兜儿里通通有开你的咖啡罐和糖罐的钥匙；瞧吧，它们面前现在自然是挂着锁的，我们这些人就别想好事儿啦，卡蒂。”

“ 可小姐，您在游泳后不是跟那三位老夫人不一样，一点儿咖啡不喝吗？ ”

“ 是的，我是不喝，卡蒂；可你呢，你上哪儿去喝你那一杯呢？ ”

“ 我吗，小姐？我在家里有的是苦菜，就连那牡猫都可以分到一份哩。”

然而少女却把手伸进自己衣服的开口里，很快掏了两个小小的纸包出来放在木架下面的桌子上。“莫加，”她说，“而且炼制得好极啦！妈妈特意包好了带给你的；她清楚，今天你必定是专为我一个人守在这里。喏，快点燃你的酒精炉子，煮你的咖啡去吧；还有你的牡猫，也请代我问候它！”

姑娘坐在沙发上，开始脱鞋和袜。老太太站在她面前，慈祥地看着她；但她没有说什么感激话，而只讲：

“ 您妈妈没有忘记我。”过了一会儿却问，“可是，小姐，妈妈她同意您来吗？ ”



“妈妈同不同意我来？妈妈可不像你这样是个胆小鬼！你真该害羞才是，卡蒂，白长这么大的个子！”

“就算是吧，就算是吧，小姐，咱不同你争。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常常是怎样担惊受怕，当我在您外祖父家里，在老市长家里当保姆的那会儿；您那妈妈呀她不会见我的怪的当初就跟小姐您现在完全一个样！”

姑娘已把自巴赤裸的双脚蜷缩到沙发棱上，让它们舒舒服服地晒着温暖的阳光。

“再给我讲讲吧，卡蒂，”她说。

老太太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来。“好，好，小姐；我已经给您讲过多少遍了。可现在还经常看见她原来的模样儿，您那妈妈，我是想说那个八岁或九岁的小丫头。头发也黄得跟小姐一样漂亮！”

“黄头发，卡蒂？太感谢你啦！”

“不是黄头发吗，小姐？喏，反正很漂亮是不是？”

“是的，卡蒂！不过妈妈的头发今天比我的漂亮得多，不是吗？她过去总是梳着两条长长的、大大的辫子，对不对？”

老妇人点点头。“当她跑跑跳跳的时候，它们飞起来才叫好看哩！”

“可是，卡蒂，难道她从来不规规矩矩地走路，就像我和其他人一样？”

“您是说就像小姐刚才冲下堤坡那样吗？”说着，老太太用自己粗硬

少女不再挑逗她的老朋友；这时她不只是小小的耳朵，还有那微微张开的嘴儿，以及那双黑黑的眼睛，都像



在倾听着老妇人的故事。

“我当时是她妹妹的保姆，是你姨妈艾尔莎白的保姆，”老太太继续讲，“顺便当然也要照看一下您的妈妈；可是谁又能一直管住这个野丫头呢？再说那围墙在大花园的顶下边，我们并不每天上那儿去。可今儿个，在玩得最痛快的当口，我们偏偏倒又去了。老市长还穿着他那花睡衣，头上戴着尖儿耷拉下来的睡帽。他一直是这么一位和和气气的先生。‘走，卡蒂，’他说，‘抱上艾尔莎白；我想让你们看看我在围墙边上种的毛莫去！’可我们看见了什么哟，小姐，我们看见了什么哟！”姑娘点了点头。

“那小不点儿坐在足以摔断人脖子的围墙上，周围挂满了鲜花，就像个童话里的公主似的；她正用一柄小勺在手上端的一只小碗里搅着，然后把碗凑到嘴边，做出真在喝什么的样子，还神气十足地冲对面的大布娃娃点着小脑袋瓜儿；这布娃娃也坐在小桌子旁边的一张小藤椅里。我浑身一哆嗦，差点儿没把您的小姨娘艾尔莎白掉到地上；市长先生毛发倒竖，睡帽也给顶了上去；他穿着自己的漂亮睡衣站在那儿，目瞪口呆，一声也不敢吭。她自己终于发现了我们。‘啊，爸爸！爸爸，还有你卡蒂！’她惊异地说，非常可爱地扭过小脖子来望着我们。可爸爸只是无声地一个劲儿向她把手。‘你这是做什么呀，亲爱的爸爸？要我下来，到你那儿来？马上，马上！可是接住，爸爸！’我们还没看清楚，她就已经把自己的小杯子、小勺儿什么的通通扔给了市长先生；而他呢，一句话不说，只是尽可能地去接住那些玩艺儿。随后，小桌子上空了，她才抱起在娃娃，像个踩钢丝的演员似的三脚两步跨到花园的围墙上



去，啊上帝啊！我和市长先生还有艾尔莎白小阿姨一起叫起来突然那抱着大市娃娃的小淘气自个儿往下一纵身，端端正正落在市长先生培植毛茛的花坛中间！”

年轻姑娘的两只眼睛闪着光。

“你知道，卡蒂，”她说，“妈妈小时候肯定很逗人喜欢的！我只要能见一见她当时的样子就好啦！妈妈她眼下仍然很有魅力，并且年轻，卡蒂！我相信，她今儿个还能从围墙上跳下来呢！”

老太太直摇头。“瞧小姐您想些啥呀！不过，当初那小丫头的确是每天每日都会闹出点新鲜事儿来的！”

她正双手抱起膝头，准备继续往下讲，这时一股风掀开了棚屋的木门；一只水鸟长鸣着从屋前飞过；从下面岸边传来海水激溅发出的刷啦刷啦声。

姑娘苗条的身躯冷不丁地跳了起来，站在老太太跟前。

“啊，你这骗人的卡蒂！”她大叫一声，同时恐吓地举起了拳头。“我现在才发现，你想用你的故事把我走在这儿，直到你的假金壳大怀表走到一字上，然后我就只好回家见妈妈去啦！可这次，卡蒂！”她在老婆子面前姿态优雅地行了个屈膝礼，就已经跑出门去，挥动小胳膊在空中做起划水的动作来。

老婆婆也跟着跑到门外，偶然若失地望着她的表演。“看在老天爷分上，孩子！今儿个您不打算游到筏子边去吧？”

“为什么不呢，卡蒂？你知道，我会游！告诉你吧，正是这样才有意思哩！”



鱼儿和鸟儿，
大风和大浪，
全是我的伙伴，
全陪着我游戏！”

姑娘越过绿色的滩头地走向岸边，美丽的头颅转过去对着狂风；轻薄的裙子在赤裸的小腿上翻飞。老太婆摇着脑袋走向棚屋中。她那小宝贝儿至少把鞋袜留在沙发前了；她把它们整齐地放到一旁，然后从一个长颈瓶中倒一些水在一只小铁锅里，点燃了酒精炉。

“那孩子今天大概也会喝一杯的，”她说，从水架上拿下一只棕色的小壶，把纸袋里的咖啡通过插在壶上的漏斗干干净净地抖进壶中。

可是她到底放心不下，就像只不知怎么竟孵出来一只小鸟的母鸡似的，把脑袋探出房门已经好多次，这会儿干脆跑到了岸边上。通向木筏的栈桥已经完全淹了，摇摇晃晃的木板房似乎已与陆地没有任何联系。眼前是一片绿色的汹涌的海水；对面的滩头地被海浪吞没了，海岸在她眼中仅仅成了一条模模糊糊的绿色花边。

“小姐！”她呼叫着。“小姐！”

没有回答，风也许早把她的声音刮没了；可这时从筏子旁边传来一阵击水声。老太太于是满意地点点头，一步一步走向棚屋去。

在对面第二只木筏上的大更衣间里，这期间那两个青年男子也谈了许多话。生着一头褐色望发的大个儿是一位年轻的雕塑家，他三个月前才从意大利和希腊回到故乡，回到德国北部最大的那座城市；数天前，他再往北走了一



段，来到这座滨海小城，以便再见到他的朋友；他和他一起在德国南方上大学时结下了最亲密的友谊。他们这次聚首的日子，还远远不够他俩相互报告自己别后的经历；他们的经历太丰富，要谈的话太多啦。

“你真的今天晚上就想离开，在我眼前唤起了这么多美好的幻象之后，又把我一人撇在我的公文堆中吗？”

年轻的艺术家的朋友望着自己的朋友，样子既像在微笑，又像在沉思。“为什么你自己不拿起雕刀或者画笔来呢？现在接受自己命运的这一安排吧，就像你那家族的谱系必须接受你一样！”

“可这并不成其为你今天必须离开我的理由呀！”

“我必须离开，恩斯特！我答应过我母亲，至迟今天早上便回到她身边去；再说你是知道的，我的布伦希德也使我不安。”说时他用手挽了挽自己褐色的髦发，一双灰色的眼睛炯炯发光，额头皱了起来，仿佛又已开始聚精会神地工作似的。

“布伦希德！”另一位重复着，“我仍然想不通，你怎么偏偏会雕她！”

“你没准儿还会问，赫库芭跟我有什么关系吧？这我不知道；我相信，她有一天突然使我着了迷，但是……”

“但是，”他的朋友打断了他，“你必须在自己塑像的基座上刻一条注释！为什么去那么古老的时代寻找素材？仿佛不是任何时代的现实生活，都有着自己丰富的内容似的！”

“为什么？恩斯特呀！你说话的口气，几乎就像某位大批评



普里亚摩斯王之妻，赫克托、帕利斯和喀山德拉之母。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在谈伊美尔曼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似的。可时代与艺术家何干，是的，题材与他何干？诚然，从我们凡人头顶上的天空中，必须降下能够启迪心智的闪电，而它所照亮的事物，对于能看见它的人便是有生命力的，即便它已变成了石头，酣眠在往昔的深深的墓穴里。”

说到此，年轻的艺术家的两眼兴奋得闪闪发光，就像对面那位美丽的少女的眼睛，也因为充满对母亲的热爱而闪闪发光一样。

“咱们今天不必争论，”他的朋友说，亲切地抬起头来望着他。“可这闪电何时才能亮起来呢？”

“只要你虔诚并且敬仰诸神！然后就只需把重新苏醒的生命提升到光明的境界中，而且我想你也该承认，我曾经有过几次心明眼亮的时候，我的双手也是够坚强和圣洁的。可是问题正在于，”他继续说，同时他的朋友也用力握了握他的手，以增强他的自信，“我现在担心，我这次看得不正确，或者，我回故乡的时间还太短，北方可怕的瓦尔库莱还总是让古希腊欢快熙攘的众神从我眼前赶路；甚至从这儿北海的绿色浊浪中，我还看见时时浮现出俄底修斯的女救星洛科特亚的形象。饶了我吧我再也对你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啦！”

说话间，他们已经脱掉了衣服，走到了外面的筏子边上，准备跳进海里去。

两位年轻人都一样英俊极了，只是相比之下，艺术家还略胜一筹；可惜除他俩以外没有另一位艺术家在跟前，

